

第一章 緒論

本論文主要分為五大章節。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、《荒人手記》作品與作者朱天文，解釋模仿的概念，並提出性別與翻譯結合的重要之處。第二章探討《荒人手記》形式與寫作者身份的逾越，結合性別理論與翻譯理論，檢視小說文本的反串。第三章接續第二章，以《荒人手記》英譯本 *Notes of a Desolate Man* 為討論對象，以賽門（Sherry Simon）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理論及同志理論，審視譯者是否如實傳達小說中的性別意涵。第四章以神似與形似為主，討論小說中「同志」一詞與顏色的翻譯。第五章則為結論，針對和性別議題有關的翻譯提出一些建議。

研究動機與目的

九〇年代以降，西方性別論述經由張小虹、朱偉誠、劉亮雅等學者的介紹，開始在台灣大鳴大放。一九九四年，以男同性戀者為主角的《荒人手記》及以女同性戀為主角的《沈默之島》在中國時報舉辦的第一屆「時報百萬小說獎」

分獲大獎。一時之間，同性戀論述頓成顯學，其中<<荒人手記>>更受到熱烈討論，後入選為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。1999年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浩文(Howard Goldblatt)及林麗君(Sylvia Li-Chun Lin)翻譯的英譯本*Notes of a Desolate Man*，該譯本於同年入選紐約時報(*New York Times*)及洛杉磯時報(*Los Angeles Times*)的年度好書名單中。同一時期，國外的翻譯理論學家也開始研究性別理論和翻譯研究的關係。可惜的是，國內探討性別與翻譯之間關連的專文仍寥寥無幾。本文即擬以<<荒人手記>>為對象，探討小說中的翻譯、性別錯置與模仿問題。

<<荒人手記>>作者與作品介紹

<<荒人手記>>脫胎自一部討論女性情色問題的長篇小說，名為<<日神的後裔>>。寫了五萬餘字後，作者朱天文遭遇瓶頸，無法繼續完成。朱天文自述：

就在那時，我的一位同性戀朋友陷入極度的低潮期，前後二、三年我成為孤立無援的他唯一的傾訴對象，得以進入那個神秘的世界，了解同性戀族群的喜怨愛憎。¹

¹ 張啟疆，〈「我」的裡面有個「她」——專訪朱天文〉，<<中國時報>>（1994年6月14日）。

經由此過程，<<日神的後裔>>原有的概念於是還魂到<<荒人手記>>中，但敘事者及故事的焦點卻從女性轉移到（另類特殊的）男性身上。²<<日神的後裔>>企圖書寫一個「觸角遍及台北、台灣、古今中外、歷史、神話的女性故事」³，但在書寫中止後，朱天文的企圖並沒有因此而消失，反而以男同性戀者的身份讓其陰性靈魂重生，奉行胡蘭成「史上是女人始創文明，其後是男人將它理論學問化」⁴的教誨。<<荒人手記>>中寫道：

神話揭示出隱情，自然創生女人，女人創生男人，然而男人開造了歷史。是的歷史，男人於是根據他的意思寫下了人類的故事。寫下了女人是他身體裡的一根肋骨做成，更寫下了女人啃食知識禁果遭神譴責的原罪。

可依我來看，倒是男人偷吃了知識的禁果罷。是他，開始二元對立的。是他，開始抽象思維的。他觀察，他分析，他解說。

他建造出一個與自然既匹敵又相異的系統，是如此與自然異體質的東西呀，男神篡奪了女神的位置。女神的震怒，遂成了人類的原罪。（pp. 98-99）

黃錦樹認為，<<日神的後裔>>和胡蘭成對朱天文的影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「日神」的名號來自日本<<古事記>>，為日本文化藝術的創造之神，屢見於胡蘭成的著作之中。⁵朱天文以此向其師致敬。朱天文出自台灣知名的文學世家，其父朱西甯、其母劉慕沙及兩個妹妹朱天文、朱天衣皆為文壇卓然有成的作家。朱天文生長於「陰盛陽衰」的家庭，使其作品瀰漫女性意識。但胡蘭成對朱天文

² 黃錦樹，〈神姬之舞：後四十回？（後）現代啟示錄？—論朱天文〉，王德威編，<<花憶前身>>（台北：麥田，1996）頁 277-278。

³ 同註 2，頁 278。

⁴ 胡蘭成，<<中國文學史話>>（台北：遠流，1991），頁 136-137。

⁵ 同註 2，頁 298。

的影響，恐怕才是造就朱天文接連創作出〈世紀末的華麗〉與延續〈〈日神的後裔〉〉生命的〈〈荒人手記〉〉原動力。胡蘭成是張愛玲的前夫，由於家學淵源，朱天文熟讀張愛玲作品。受了胡蘭成的點撥，則造就了朱天文誇張而透著幾分純真的「胡腔」。⁶胡蘭成曾評論朱天文早期小說讓其想起日本的「神姬之舞」⁷，所謂神姬之舞，便是日本神社巫女的舞蹈。而步入中年的朱天文，「悄悄的穿起少女時期的神姬之服，幽幽的為她的蘭師重新跳起巫女之舞」⁸。黃錦樹說：

朱天文不僅從胡蘭成那裡習得神姬之舞而已，而是學了一整套世界觀、認識論，它提供了一個整體的觀照，包含了文明/文化起源觀、歷史觀、美學觀等等——在它的核心處，可以姑且稱之為「陰性本體」——它的枝節在〈〈荒人手記〉〉中隨機閃現，易於被忽略，唯斷片與斷片間卻經由她的感覺邏輯有理由的連結。⁹

胡蘭成的遺訓，成就了〈〈荒人手記〉〉獨特的陰性氣質，朱天文短篇小說〈世紀末〉的華麗或許可為其理想作結：「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，從這裡並予以重建。」¹⁰

⁶ 王德威，〈從〈〈狂人日記〉〉到〈荒人手記〉——論朱天文，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〉，王德威編，〈〈花憶前身〉〉（台北：麥田，1996），頁 11-12。

⁷ 同註 4，頁 263-264。

⁸ 同註 2，頁 301。

⁹ 同註 2，頁 301。

¹⁰ 朱天文，〈世紀末的華麗〉，王德威編，〈〈花憶前身〉〉（台北：麥田，1996），頁 216-217。

性別與模仿

西方文學傳統中，模仿（*mimesis*）的概念始於柏拉圖的「理型」（*eidos*），理型是固定不變而最理想的狀態，世界萬物皆模仿理型而創造出來，而模仿的結果自然就是「不完美」的產物，與理型之間永遠存有距離。梅爾柏格（Arne Melberg）提到，模仿本身是一種「重複」（*repetition*），是相似（*similarity*）與差異（*difference*）的結合點。¹¹進一步解釋，模仿的目的在追求「相似」，但所謂相似必表示「不完全相等」，也就是有「差異」。

張小虹《慾望新地圖》一書，整理出性別與模仿之間的關係。其中依希嘉黑（Luce Irigaray）提出女性主義「性別擬仿」（*gender mimicry*），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則以同志理論的「同志假仙」（*queer camp*）為討論對象。性別擬仿指的女性歇斯底里者，以模仿/複製的方式，嘲弄諷刺並且扭曲變形男性語言。也就是女人身以男性處以男性為發言主體之論述場域，以其人之道（此場域指定分派給她的陰性風格與姿態），還治其人之身（以揭露這個利用她的男性機制）。¹²同志假仙指的則是一種「倒置的模仿」，但「倒置的模仿」不是全然的倒置（同性戀為異性戀之倒置），也不是單純的模仿（同性戀模仿異性戀）。「倒置的模仿」是要倒置正本/副本、被模仿者/與模仿者間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建構，進一步暴露

¹¹ Arne Melberg, *Theories of Mimesis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), p. 1.

¹² 張小虹, 《慾望新地圖》(台北: 聯合文學, 2000), 頁 162。

出所模仿的異性戀本身也是一種模仿、一種副本，一種透過不斷重複達成的「自然化的性別滑稽模仿戲」。¹³

除了女性模仿男性外，在文學領域中，也屢有男性模仿女性的例子。在中國文學傳統中，男性一直佔據主要地位，<<詩經>>、<<楚辭>>、漢賦、樂府古詩、唐詩到唐宋詞，男性以女子身份發聲，或寫作主題以女性為主的例子有其淵源。性別變異或性別轉移，及男扮女或女裝男，原是華夏文學及表演藝術中的一項特色，又是當前性別研究裡的一個議題。¹⁴以<<詩經>>而言，婚歌、戀歌、思婦詩與棄婦詩構成<<詩經>>中和女性相關的主題。前兩者和樂，後兩者則哀怨。前者傳達了女子迫切的求愛心和對美滿生活的憧憬，後者主要反映已婚婦女在父權制社會中種種不幸的遭遇。從敘述的形式來看，這些作品大多直接以女性發聲，從女性的立場抒情言志，說明女性在戀愛與婚姻關係中的處境。¹⁵另外一個知名的例子是屈原的<<離騷>>。在<<離騷>>中，屈原有時以「美人」自居。有時「美人」則指理想的君王。若屈原以「美人」自居，「美人」的形象主要強調青春的年華；屈原以「美人」稱君王時，「美人」就顯現為遙遠而令人嚮往的形象，同時又使「美人」換上了情人的身份。¹⁶表面上屈原利用香草美人塑造一種與他人不相干、只能旁觀遠視的美感形象，暗地裡，卻以忽高忽低、似揚反抑的

¹³ 同註 12，頁 179。

¹⁴ 李又寧，〈古典今讀創意多—代序〉，性別/文學研究會編，<<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>>（台北：里仁，1997），頁 2。

¹⁵ 康正果，<<風騷與豔情—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>>（台北：雲龍，1991），頁 52。

¹⁶ 同註 15，頁 82。

柔弱變奏，拉近觀者賞愛的距離，牽引讀者情緒的共鳴。¹⁷屈原的目的，是希望獲得楚王的青睞，而這份認同感又特別是指向君臣間的同性身份，因此後世常認為<<離騷>>為屈原向楚懷王抒其情志的作品。屈原化身美人、模仿女性，抒的是君臣政治上的理想，但經過後人「借題發揮」，揣摩詩人心意，<<離騷>>也成了偷渡同性間戀慕之情的文本。在傳達政治理念的名目下，掩藏的卻是對楚懷王「始終不渝的癡情」。¹⁸康正果認為，屈原在<<離騷>>中除了寫出不受君王重視的「政治失戀」，還主張君臣的合作必須如情人或夫婦，心心相印，這時的屈原就如同向美人求愛。另一方面，屈原對排擠他的黨人和疏遠他的君主君王表現不滿時，他又變化角度，從一個求婚者變成了失寵的女子。¹⁹

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，無論中西、不分男女，文學創作者常會寄本身蘊含的政治觀於「模仿」的行為中。依希嘉黑與巴特勒主要是藉模仿暴露男性語言體系的薄弱，屈原則是藉模仿抒發對國家甚至對君主的依戀之情。模仿看似容易，實則不然。男性模仿女性，絕非施上脂粉可以了事；女性模仿男性，也不是穿上西裝便可魚目混珠。性別的模仿、反串，追求的是內在實質的「感同身受」。本論文即擬以<<荒人手記>>中的多重模仿、反串出發，討論小說本身的模仿性格。再從小說原文論及英譯本對原文的模仿，分析英譯本是否能在父權體系下的文學

¹⁷ 鄭毓瑜，〈神女論述與性別演義——以屈原、宋玉賦為主的討論〉，性別/文學研究會編，<<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>>，頁 38。

¹⁸ 同註 15，頁 83。

¹⁹ 同註 15，頁 83-84。

世界裡為女性，為同志開創出新生命，同時在形式、神韻上，也還原小說原文的面貌。